



动物情感故事系列
DONGWUQINGGANGUSHIXILIE

亲情篇



沈石溪 著

雌孔雀的恋情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动物情感故事系列

亲情篇

雌孔雀的恋情

沈石溪 著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鄂新登字04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雌孔雀的恋情/沈石溪著. — 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2

(动物情感故事系列)

ISBN 7-5353-2574-2/I·558

I. 雌… II. 沈… III. 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2) 第101151号

书 名	雌孔雀的恋情				
©	沈石溪 著	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			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public.wh.hb.cn		
承 印 厂	湖北武汉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		
印 数	6000	印 张	5.5	字 数	138千字
印 次	2003年1月第1版,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				
规 格	850×1168 毫米			开 本	32 开
书 号	ISBN 7-5353-2574-2/I·558			定 价	1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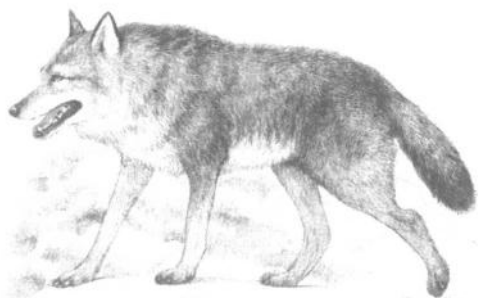
狐清窝，类似人类的成年礼；对狐来说，是一种古老的不可逆转的习性。一岁半的狐，正站在幼年跨向成年的门槛上，这是一个塑造性格的关键年龄；统计数字表明，倘若这个年龄的小狐继续滞留在旧窝，滞留在母狐身边，就会造成永远无法补救的性格缺陷，带来终身性灾难；凡没被清过窝的小狐，都智力低下，交际能力低下，猎食技艺低下，长大后很难找到配偶，就算生儿育女，后代的存活率也极低。可以这么说，狐清窝，顺应汰劣留良的竞争规律，接受大自然的筛选，具有进化意义上的好处。

这就是说，作为一只小狐，如果在幼年跨向成年的转折关头没被清过窝，也就没经历过被驱逐出家的苦痛，也就没浪迹天涯的冒险，也就不会有用生命作抵押的开拓，也就不具备独立生活的生存能力。没被清过窝的狐，就像没淬过火的刀，没开过口的剑，永远也长不大，永远是个废物。

目 录

狼“狈”	1
一对白天鹅	14
老龟	20
爱情鸟	25
丹顶鹤再嫁	35
再被狐狸骗一次	61
灰夫妻	70
雌孔雀的恋情	76
鱼道	86
瞎眼狐清窝	95
棕熊的故事	106
母牛蓝铃	147
会贸易的狐	152
羊奶妈和豹孤儿	157





狼 “狈”

布郎山上发现了狼和狈！

第一个看见狼和狈的是山村邮递员康朗甩，据他说，那天他到布郎山乡公所去送邮件，晚上喝了一点酒，乘着月色从山间驿道下山来，手里还提着乡长馈赠他的一块腊肉，快到半山腰时，突然觉得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回头望去，驿道上飘忽着四只绿莹莹的小灯笼，他赶紧拧亮手电筒，一束强烈的光柱照过去，他看见一匹高大的狼驮着一只瘦小的狈正朝他迅速追来，他吓得扔下那块腊肉，转身就逃。“幸亏我手里提着块腊肉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成了狼狈的晚餐了，”康朗甩心有余悸地说，“谁斗得过狼狈呀，连老虎见着狼狈都会吓出一身汗来呢。”

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狈的故事，说狈会摹拟



各种鸟兽和人的声音,偷鸡时,会像下蛋的老母鸡那样咯咯咯叫,把公鸡引诱过来,然后一口咬断公鸡的脖子;会发出婴儿的啼哭声,惟妙惟肖,把牧羊人从羊群边引开,趁机猎取羊羔;还会把一只小牛犊吃空后,留一张完整的皮囊,披在身上学牛犊的样,钻到母牛肚子底下挤牛奶喝,是一种比狐狸更狡猾的动物。但狗虽然头脑特别发达,却体小

力弱,尤其是两条前腿很短,不善行走,要靠狼背着才能活动,所以狼狈,狼狈,狼和狈是连在一起的。狼把狈驮在自己的身上,合二为一,两位一体,野蛮的体魄和狡诈的头脑相结合,狈出坏点子,狼实施坏点子,干尽了坏事,连猎人都束手无策,所以又有狼狈为奸的说法。

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狈的故事,说狈会摹拟各种鸟兽和人的声音,会发出婴儿的啼哭声,惟妙惟肖,把牧羊人从羊群边引开,趁机猎取羊羔。

说布郎山上有狼,我相信,三个月前,曼广弄寨的老猎人波农丁在布郎山上埋了一副捕兽铁夹,过了两天去收铁夹子时,发现铁夹已经碰倒了,铁杆下夹着两只黑毛兽爪,长约三寸,形状与狗爪相似,指甲却比狗爪要锋利得多,铁夹上还洒着许多血,将那两只兽爪拿回去给许多有经验的猎人鉴别,一致同意是狼爪;也只有狼,在不小心被捕兽铁夹夹住脚爪后,能残忍地咬断自己的膝盖,用高昂的代价换取一条生路,其他任何动物都下不了这种狠心,用自戕肢体的办法从捕兽铁夹下逃脱,而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。说布郎山上有狈,我不相信;虽然人们常把狼狈连在一起,但据《辞海·生物分册》介绍,狈属于民间传说中的动

物,就像凤凰、麒麟和龙,谁也没见过。我想,一定是康郎甩那天晚上酒喝多了,醉眼朦胧,视觉出现叠影效果,把一匹狼看成两匹狼了。

仅仅隔了两天时间,我也看到狼和狈了,而且吃了它们的大亏。那天中午,我在稻田里割谷子不小心割破了小指头,伤口很深,血流不止,村长让我回家休息。农忙季节,寨子里男女老少差不多都下田干活去了,狗也跟着人到田坝捉秧鸡去了,巷子里静悄悄的,只有不怕炎热的太阳鸟在篱笆墙的花丛中采撷花蜜。我拐了个弯,突然就看见我小木屋旁的猪圈前,站着一对狼狈。和传说中的完全一样,那狈两条短短的前腿搂住狼的脖子,整个身体都骑在狼的背上;狈毛色漆黑,体态娇小,比土狗稍大些,狼毛色褐黄,高大健

壮,像只小牛犊;一小一大,一黑一黄,看得十分清晰。我赶紧

钻进路边的草丛里,躲了

起来;我没带猎枪,

手里只有一把

镰刀,不是黄

狼和黑狈的

对手。我轻轻

拨开草叶,窥

望它们的举

动。

它们瞧

中了我养了半年



多的那头母猪，那根狼舌和那根狈舌都长长地拖出嘴外，馋涎欲滴，很想尝尝家猪的滋味。我不太担心我的母猪会遭殃，我是用楠竹搭的猪圈，篱笆墙里外两侧都栽着一人高的仙人掌，这种仙人掌浑身长满了两寸长的刺，有毒，被刺着后疼痛难忍，皮肤还会溃烂发炎，比铁丝网还管用，我不敢夸口说我盖的猪圈固若金汤，但起码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。连我的母猪都感觉到自己是在安全可靠的屏障后面，所以尽管透过篱笆的缝隙已经看见了黄狼和黑狈，也没惊慌失措地大叫大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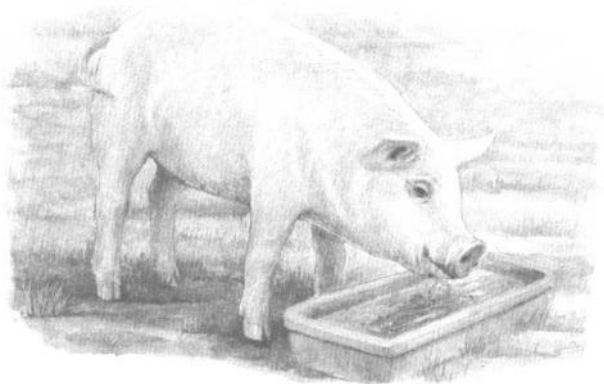
传说
狈还会把
一只小牛
犊吃空后，
留一张完
整的皮囊，
披在身上
学牛犊的
样，钻到母
牛肚子底
下挤牛奶
喝，是一种
比狐狸更
狡猾的动
物。

黄狼和黑狈在高达两米密如蛛网且栽着仙人掌的猪圈前徘徊了一阵，黄狼那双吊向额际的斜眼一片迷惘，那张凶狠的狼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，身体慢慢转向寨外的箐沟，似乎在说，算了吧，别在这里泡蘑菇了，我看这猪圈是很难攻得破的，别猪肉没吃到，反被扎了一身仙人掌的刺。黑狈却目光坚定，用自己的脖子缠住狼的脖子，硬把狼想要离去的身体扭转到猪圈前来，似乎在说，老伙计，别泄气，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！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只该死的狈尖尖的嘴附在狼的耳畔，咕咕啾啾了一阵。没想到，狈和狼还会咬耳朵说悄悄话。黑狈的脸上洋洋得意，一看就知道是在向黄狼面授锦囊妙计。我果然没猜错，只见那匹黄狼快速冲到篱笆前，突然前肢一跃，身体竖直起来；就在黄狼直立的刹那间，黑狈两只后爪踩上黄狼的肩，继而踩上黄狼的头顶，倏地一下细长的身体也竖直起来；这是标准的叠罗汉，超一流的



杂技动作,看得我眼花缭乱;更绝的是,黄狼在黑狈站上它头顶的一瞬间,身体猛地向上蹿了蹿,黑狈像被自动跳板弹了一下,凌空飞起,越过两米来高的篱笆墙,

进了我的猪圈;动作完整和谐,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,黑狈从空中跳进猪圈,刚好落在我的母猪的背



上,一口就咬住了母猪的耳朵,使劲一拧,母猪就改变了方向,猪头朝着篱笆墙了。母猪发出尖嚎声,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去救它。黑狈待母猪大方向正确后,尾巴像根鞭子一样抽打着猪屁股,我的可怜的母猪——唉——真是头十足的蠢猪,一头向篱笆墙撞去,它大概以为冲破篱笆墙就可以逃命了,殊不知正中黑狈的圈套,发猪瘟的,脑子笨得像只木瓜,力气倒大得像牛,只听得哗啦一声响,竹篱笆被撞开一个豁口,我的母猪满头满脸都是血,眼皮上还钉了两根仙人掌的刺,而黑狈却因为躲在母猪的背后,安然无恙。我的母猪变成了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,变成了质地优良的挡箭牌!

我算是懂得了什么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。

母猪出了猪圈,背上有黑狈叼着猪耳朵掌握

方向,后面有黄狼用咬屁股的办法拼命驱赶,虽然满心不愿意,也不得不跟着它们钻进荒草掩映的箐沟里去了。

布郎山上发现了狈的消息不胫而走,惊动了省动物研究所,派了个姓孙的研究员下来,组织曼广弄寨全体猎人和猎狗,上山围剿。我也参加了狩猎队。我们在山上整整搜了半个月,最后在臭水塘旁找到了黄狼和黑狈。

一声唿哨,二十多条猎狗像拉开的一张网,冲下山坡,向黄狼和黑狈罩了过去。



我真正体会到了“狼狈不堪”、“狼狈逃窜”、“狼狈极了”、“实在太狼狈了”这些成语和日常用语的生动性与准确性。

我站在小山顶上用望远镜看,黄狼驮着黑狈,颠颠地在前面逃,狗群在后面拼

命追;狼和训练有素的猎狗奔跑速度差不多快,但此刻黄狼驮着黑狈,情况就不一样了,好比一个是负重在跑,一个是轻装在跑,黄狼的速度明显比不过猎狗,彼此的距离越来越短,

不一会，狗群离黄狼和黑狈只有二十几米远了。这时，黄狼冲下一个约七十五度的陡坎，大约是想用走险道的办法甩脱粘在屁股后面的讨厌的狗群；狼由于经常要捕捉岩羊、斑羚之类善于在悬崖峭壁上攀援行走的动物，练就了非常过硬的下陡坎的本领，能轻盈地从几丈高的陡坎上跳下去，稳稳地落到下面平坦的岩石上，不停顿地又往下跳，而狗在这方面就要差一大截，在陡坎面前往往畏缩不前，左右环顾，挑选容易落脚的地段，试探两三次，才敢跳下陡坎；现在黄狼冲下去的陡坎约有十来丈深，足够狗们磨蹭一阵子的了，我担心这条陡坎会让黄狼和黑狈逃之夭夭；可我很快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黄狼刚刚往下跳第一个台阶，不知是因为黑狈没做好下陡坎的准备，还是黄狼的屁股翘得太高身体过于垂直，黄狼的前爪刚刚落地，黑狈突然从黄狼的背上滑落下来，摔在石头上，这一跤摔得不轻，挣扎了好一会才站起来；黄狼在惯性作用下，已经跳下第二层台阶了；黄狼站在第二层台阶上，转身朝上面的黑狈嗷嗷叫着，是在催促黑狈快快下来；黑狈试探着往陡坎下走，狈的前肢比后肢短了一半，上坡还勉强能保持平衡，下坡就好比走钢丝绳，才走了一步，就闪了个趔趄，像只皮球似的往下滚，吓得它扒住一丛蒿草呦呦叫唤；黄狼只好又从下面的第二层台阶蹿上来，蹲在黑狈面前，让黑狈爬上自己的背，再往陡坎下跳。

这么来回一折腾，给狗群赢得了时间，当黄狼和黑狈下到陡坎底时，狗群也同时下到了陡坎底，



传说
狈偷鸡时，
会像下蛋
的老母鸡
那样咯咯
咯叫，把公
鸡引诱过
来，然后一
口咬断公
鸡的脖子。



我真体会到“狼狈不堪”、“狼狈逃窜”、“狼狈极了”、“实在太狼狈了”这些成语和日常用语的生动性与准确性。

把黄狼和黑狈团团围了起来。

陡坎底下是一条宽敞的乱石沟，有利于猎狗发挥群体威力。

好一场精彩的狗、狼、狈大战。几条猎狗在正面与黄狼激烈厮咬，一条大白狗绕到黄狼背后，一口咬住黑狈的一条后腿，把黑狈从黄狼的背上拉扯下来。四五条猎狗立刻围上来，你一口我一口，毫不留情地对黑狈进行攻击。黑狈虽然也长着和狼非常相似的一张张嘴一口利牙，但毕竟身体瘦弱，尤其吃亏的是前腿短后腿长，要很费劲地抬起头来才能和狗在一个水平位置互相噬咬，又寡不敌众，挡住了前面的狗嘴，防不住来自背后的偷袭，不一会，唇吻、肩胛、脊背和后胯就被狗牙咬破，浑身都是血，它直起脖子，呦呦嗥叫着，向黄狼求救。

黄狼陷在十几条狗的包围圈里，但它勇猛善战，咬断了一条黑狗的喉咙，还咬断了一条黄狗的前腿，它自己的一只耳朵也成了大花狗的战利品。听到黑狈的呼救，它不顾一切地冲开包围圈，向黑狈赶来；狗们像苍蝇似的粘在它屁股后面，有的咬腿，有的咬屁股，大花狗则一口叼住了那条又粗又长的狼尾巴，拔萝卜似的拼命拔，坚决不让黄狼靠近黑狈。狗的战略战术很英明，把狼和狈分割包围，各个歼灭。黄狼狂嗥一声，龇牙咧嘴地回转身来，狗们像遭到轰赶的苍蝇，奔散开去，惟独波农丁养的那条大花狗，仍叼着狼尾巴不放；黄狼左转，大花狗也机警地跟着左转，黄狼右旋，大花狗

也灵活地跟着右旋，始终躲在黄狼的背后，让黄狼屡屡咬空。黑狈叫得愈发凄厉了，黄狼无心恋战，或者说没兴趣再跟大花狗玩捉迷藏，大嚎一声，强行向黑狈的包围圈蹿去。我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，黄狼的尾根爆出一团血花，大花狗嘴里衔着一根活蹦乱跳的狼尾巴。黄狼成了秃尾巴狼，但它好像忘了疼，也忘了要找仇敌报断尾之仇，闪电般地咬翻两条猎狗，冲到黑狈身边，趁狗群混乱之际，重新驮起黑狈，向乱石沟左侧一片野砂仁地仓皇逃窜。

这当然是徒劳的，才几秒钟工夫，溃散的狗群又聚拢在一起，凶猛地追了上来。黄狼驮着黑狈，逃到离野砂仁地还有二三十米的地方，就又被跑在最前面的大花狗缠住了，黄狼转身迎战，一蹦跹，黑狈就从它背上咕咚滚了下来。看来，黑狈负了很重的伤，都没有力气骑稳在黄狼背上。黄狼用身体挡住大花狗，扭

头朝黑狈叫了两声，意思大概是让黑狈赶快逃命，它在后面掩护。黑狈拱动着身体，歪歪仄仄地



向野砂仁地跑去，它的速度实在太慢了，慢得我都可以追上它。没等黑狈逃进野砂仁地，狗群就像潮水似的涌了上来，兵分两路，又把黄狼和黑狈分割

包围起来。

这时，黄狼要是撤下黑狈，是完全有可能死里逃生的，我想，它虽然断了一条尾巴，少了一只耳朵，但并没受致命伤，精力还很旺盛，而且包围它的十几条狗畏惧它的勇猛和野性，不敢靠得太近，包围圈显得松松垮垮，很容易冲开缺口的。

果然，黄狼瞄准最弱的一只狗猛扑上去，利索地一口咬断狗脖子，其他狗被震慑住，一瞬间停止了扑咬，造成短暂的“静场”效果，它迅速突出重围，飞快向野砂仁地逃去。

我觉得黄狼早就该撤下黑狈独自逃命了。很明显，黑狈已成了黄狼的累赘和负担，黄狼是不可能把黑狈从猎狗的包围圈里救出来的，再待下去，

只能是白白送掉自己的性命，

成为黑狈的殉葬

品。别说狼了，

即使是人，即

使是夫妻，在

这样危急的关

头，恐怕也难

免撤下对方自

己逃命的，我

们老祖宗就留下

过这样的古训：夫

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

各自飞；何况它和它不过是狼和狈的关系，狼狈为

奸，奸者，不忠也，也就是说没必要互相忠贞不贰。



我觉得黄狼此刻独自逃命,不仅情有可原,还不用担心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或者说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;它为黑狈做得已经够多的了,它为它两次重陷狗的包围圈,它为它牺牲了自己的尾巴,它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。

逃吧,你有权独自逃命的;逃吧,逃它个无所顾忌,逃它个无所牵挂;你只要逃进迷宫似的密匝匝的野砂仁地,就像鱼回到了大海,你就算捡回自己的小命啦!

黑狈那儿,包围圈越缩越紧,狗们一个接一个跳到黑狈身上,咬得天昏地暗,黑狈躺在地上,已无力朝狗反咬,脖子一伸一伸,呦呦——口腔喷出一口血沫,也喷出一声垂死的哀嚎。

已逃到野砂仁地边缘的黄狼像触电似的敛住了脚爪。

呦呦——呦呦——黑狈连续吐出带血的呻吟。

黄狼刷地一声回转身来。

唉,真是一匹糊涂狼!

黄狼刚刚转过身来,大花狗已追了上来,眼疾爪快,一爪子抓过去,把黄狼的一只眼睛抠了出来,像玻璃球似的吊在眼眶外,秃尾巴狼又追加成独眼狼。它惨嚎一声,仍奋不顾身地朝黑狈所在的位置冲击。狗们蜂拥而上,像蚂蟥似的紧紧叮在它身上,一眨眼,它就满身挂彩,被咬趴在地上,可它仍拖拽着压在它身上的七八条狗,顽强地朝黑狈爬去,爬了十几米,在地上画出了一条长长的血



黄狼陷在十几条狗的包围圈里,但它勇猛善战,咬断了一条黑狗的喉咙,还咬断了一条黄狗的前腿,它自己的一只耳朵也成了大花狗的战利品。



闹了
半天,所谓
的黑狈,原
来是匹残
废的黑母
狼!

痕……

这时,我们这伙猎人和文质斌斌的孙研究员从陡坎上艰难地走了下来,围着满身血污的黑狈瞧希罕。不知是谁说了一句:“这畜生还怀着崽呢!”我赶紧把视线移到黑狈的肚子,果然鼓鼓囊囊的,像只打足了气的篮球,一跳一跳地在抽搐,想来是里头的小生命还没死,还在顽强地律动。

“都说世界上没有狈,瞧瞧,我们不是打死了一只吗?登在报纸上,准轰动。”村长得意地说。

孙研究员瞟了黑狈一眼,一脚踹在它的大肚子上,不屑地撇撇嘴说:“活见鬼,哪里有什么狈,是狼,是匹黑母狼!它的两只前爪是让什么东西咬掉的,所以短了一截。唉,白忙一场。”

我们大吃一惊,急忙仔细观看,果然,尖尖的嘴,蓬松的尾,竖挺的耳,模样和狼差不多,再看那两只短短的前腿,没有脚爪,茬口露出骨头,很明显,这不是一双天然的短腿,而是一双残废的腿。我突然想起三个月前波农丁的捕兽铁夹曾经夹住过两只狼的脚爪,莫非……波农丁把两只狼脚爪风干后当做避邪的护身符,外出狩猎都带在身边的,我让他拿出来,比试着安在黑母狼的前腿,毛色一样,粗细相同,长短合适,原物相配,确凿无疑。

闹了半天,所谓的黑狈,原来是匹残废的黑母狼!

我清晰地看到这样的情景:黄公狼和黑母狼住在森林里,它们相亲相爱,黑母狼怀孕了,日子